

# 郝蕾《春潮》七分鐘獨白： 她讓角色有了分寸感下的彈性



儘管出道至今都沒得過影后，郝蕾依然是電影界公認的中國最會演戲的女演員之一。在純粹以女性視角拍攝的電影《春潮》中，她是那一個家庭三代女性成員中的女兒，同時也是媽媽。

面對彼此情感關係的掙扎，我們真的很難相信，在這個由她擔當第一主角、內心戲暗涌的影片里，對郝蕾的要求竟是在影片近三分之二的篇幅里幾乎是沒什麼臺詞的。

沒臺詞的戲難演，這是圈中人盡皆知的秘密，但郝蕾硬是閉着嘴，倔着頭皮演得讓人服氣。

她的臺詞連每個標點符號都說得精準，讓人挑不出來毛病。

這一次在《春潮》里，郝蕾再次素顏出鏡。《浮城謎事》《親愛的》……已經記不清這是她第幾次素顏了。不是每個女演員都有這個勇氣，素顏需要內心的強大與自信，況且她是圈中少有的演技出眾又美貌的女演員。而她在片尾那段長達七分鐘的獨角戲，從去年的上海國際電影節技驚四座開始，也終因網播而向更多人揭開了神秘的面紗。儘管對這段戲是給電影增色還是減分的爭議不少，但毫無疑問的，郝蕾的臺詞連每個標點符號都說得精準，讓人挑不出來毛病。

大火過一把的《都挺好》算是給中國式的女性原生家庭定了調性。到了《春潮》這里，讓我們再次看到了“蘇明玉”式的陣痛。姚晨的表演盡管可圈可點，但郝蕾的表演與她相比，似乎更能按捺住波濤洶湧的情緒，讓內心呈現出一種分寸感之下的彈性，這在國內女演員中并不多見。

在去年，《春潮》無疑是最受矚目的國產片之一。在上海國際電影節首映，該片便被視為是近年上佳的文藝片，不僅因為有郝蕾、金燕玲這樣的演員陣容，幕后制作更是匯集了侯孝賢、賈樟柯等知名導演的團隊。除此之外，它與2018年的《柔情史》一道，重新定位了以往國產影視劇對母親這一形象的塑造。海報上那句來自德國心理學家伯特·海靈格的名言“你和你母親的關係，決定你和世界的關係”，更為影片打開了一個巨大的討論空間。今年5月17日，因疫情不得不上線視頻平臺放映後，《春潮》再度引發關注與討論，作為一部比較小眾的藝術電影，豆瓣短時間內2.7萬人次的評論，可見該片的群眾基礎並不輸專業影視圈。

影片講述了記者郭建波和她的母親紀明嵐與女兒郭婉婷同住一個屋檐下，祖孫三代因親情關係捆綁在一起的生活，看似平靜實則暗潮涌動。郭建波是個出色的記者，却對自己的生活無能為力；母親紀明嵐對外人親切熱心，回到家中却仿佛換了副面孔；女兒郭婉婷在母親和姥姥的“夾縫”中，小小年紀便學會了察言觀色。一場悄無聲息的戰爭在

三代人之間暗自滋生，爆發……

《春潮》的重心聚焦在相互羈絆的母女關係上。這種不靠劇情吸引觀眾的作品中，演員的表演往往相當關鍵，能否帶動觀眾產生與共情，也成了影片能否立住的一個重要因素。

事實證明，郝蕾的表演是該片的一個重要的加分項。她演出了心中火光即將熄滅的中年女子的掙扎與無奈。郭建波未婚先孕，帶着女兒依附在母親紀明嵐身邊。片中，揭示母女二人關係的第一個場景是郭建波下班回到家，母親紀明嵐正組織社區阿姨大叔們在逼仄的走道排練合唱、準備演出。郭建波無處可待，就躲進廚房抽煙，剛點上，母親就進來嗚咕，“沒看這麼多人選抽煙，你有毛病？”

郭建波一聲沒吭，把煙摀滅在了母親曬着的蘿卜干上，並隨手拔掉了廚房的水管。水漫進房間，母親的排練不得不停止。在影片大部分時候，郭建波都在以這樣的方式隱忍，或說復仇。母女間的矛盾在對抗里升騰。在這種對抗中，紀明嵐是充滿攻擊性的，是外放的；而郭建波是沉默的，內向的。

這樣的人物設定也連帶着影片的深層立意，這同樣是一部關於表達與沉默的電影。它不像大部分同類型的作品，讓人物間的矛盾呈現激烈化。相反的，《春潮》選擇了盡可能的克制和隱忍，用反作用力，來加深母女之間的矛盾程度。前76分鐘里，我們可以看到，郝蕾幾乎是沉默的，即便被母親的諷刺挖苦踩到了底線，即使憤怒到了極點，她採取的方式也只是用手默默地去抓一只仙人球，扎得自己鮮血橫流，面無表情的她只有無奈生活里全是她拔不出來的刺。

直至最後，母親紀明嵐昏迷躺在醫院的那一刻，屬於郭建波的表達開關才被開啟，這才有了那段著名的七分鐘獨白。具有諷刺意義的是，只有母親不再開口說話時，女兒才露出了難得一見的柔情一面，她不僅留下陪夜還細致地為母親擦拭身體。但躺在那里的母親却對此全然不知。這個段落暗示了，正常的母女之情是不可能發生在這對母女身上的。對郭建波和紀明嵐來說，只有異常（不正常）狀況，才能成為彼此感情的出口。

獨白沒有情緒的爆點，却像順流而出的一股春潮，細細長長、彎彎轉轉，匯進河流，通向大海。

這個七分鐘的獨白段落，發生在了影片中最寂靜的時刻，同時帶來了電影的高潮。郝蕾獨自對着窗戶，說完了所有“關於我與母親”的一切，窗戶上倒影着她的面龐與遠處母親在病榻上的身影。

說實在的，郝蕾的臉傳達出的信息是大於劇本的，她豐富了劇作的內涵。這段獨白從劇作的角度來說顯得平，甚至有畫蛇添足之感。作者試圖通過這麼一段戲將情緒推向某種臨界點，但因為缺乏提

煉，並沒有起到該有的畫龍點睛的作用。作為一部作者電影，如果沒有這麼一段設計感十足的片段，去“講”出它背后的深意，影片可能反而能上升到一個更高的層次，甚至具有成為經典的可能。但從表演的角度，這個片段毫無疑問又顯得尤其必要。對一個前76分鐘都在用“無言”來詮釋人物的演員來說，這段戲相當於給她的表演打開了一個巨大的機會之門。

“你安靜了，世界便安靜了……”在這里，郝蕾幾乎貢獻了最佳演技。她的眸子隨着講述閃現出與之前空洞失焦的眼神不同的光點，亮晶晶的，像是一種內心的火光重新點燃。她的表演是走心的，雖然獨白沒有情緒的爆點，却像是順流而出的一股春潮，細細長長、彎彎轉轉，直至匯進河流，通向大海。她傾訴的是真正的痛，真正的痛是無聲的，是不需要傾聽者的，可以對着玻璃窗，對着車來車往的大街，只有無理的人才喜歡大聲嚷嚷，才需要觀眾。

在這里，我們看到郝蕾調動了過往的角色經驗和表演能力，通過為人稱道的臺詞設計來完成這段表演。據郝蕾自己透露，對如何呈現這段表演，她和導演楊荔鈞曾產生過分歧，原先劇本中是對着昏迷的母親說，“我覺得不能直接對着母親說出來”，最後，在郝蕾的堅持下，觀眾才看到了這段如“海嘯前暗涌”般的隱忍表演。郝蕾表示，“現在這樣處理很有意思，這段話有了一種空間感。這可能就是郭建波日記的內容，也可能在她之前所有的沉默中，已在她內心來回說了上千遍。”

她眼睛里閃現的那種光亮，在某一個時刻，仿佛與郝蕾的現實人生形成了重合。那是2017年的戛納電影節70周年。那一年，範冰冰携13箱華服走上紅地毯。誰也不知郝蕾也去了戛納，因為她沒有帶通稿，國內的媒體幾乎沒有任何關於她的報道。她隱匿在無數愛電影的人群中，一部接一部地看片，她參加致敬日本殿堂級導演黑澤明的影展，她跟隨行的翻譯小哥聊薩特·聊演戲，聊具體一個場景該如何去演，就站起來演了一遍。郝蕾的眼睛常常會在那樣的時刻變得深邃而閃爍，好似一種不受控的美借着她的身體活了起來。

在拍了婁燁的《浮城謎事》和賈樟柯的《河上的愛情》後，郝蕾算是徹底地被劃入了文藝片陣營。“我對商業沒有歧視，但沒有人來找我啊！”說歸說，但也從來不見她為此焦慮，而是繼續着她的低產。這些年，我們看到她在作品中逐漸收斂鋒芒，學會“克制”，與此同時，野心和敏感，也並沒有從這位女演員身上消失。她依舊是當年《戀愛的犀牛》里那個一襲紅裙的明明。（來源：文匯報）